

# 讀《商周青銅器銘文暨 圖像集成》札記<sup>\*</sup>

孫合肥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以下簡稱《圖集》)是吳鎮烽先生在他的《商周金文資料通鑒》檢索系統的基礎上改編充實而成的一部巨著。全書共收錄傳世和新出土的商周有銘青銅器 16 703 件,較《殷周金文集成》多出 4 719 件。裘錫圭先生在序中稱其煌煌三十五大冊,將成為商周青銅器銘文和器形圖像最重要的綜合性著錄書。李學勤先生在序中強調了其三個方面的特別貢獻,即內容豐富齊備,超越前人;廣搜流散材料,多屬稀見;提供圖像資料,便於研究。吳鎮烽先生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如此巨著,為學界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如裘錫圭先生序所說,青銅器及銘文各種資料性的標注,圖像與拓本出處的匹配對應,是極為繁瑣細緻的工作,以往各種銅器及銘文著錄書,在這方面都不免有一些疏失,要求《圖集》這樣的集成著錄做到滴水不漏,是不現實的。我們在閱讀使用過程中,發現一些問題,就此提出一些想法,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 一、00299 隤鼎

此器拓片與 01101 客豷隤鼎為同一拓片。銘文,李零先生釋愆,<sup>〔1〕</sup>董蓮池

<sup>\*</sup> 基金項目: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安徽出土金文集釋”(批准號: AHSKQ2014D127)。

〔1〕李零:《釋“𠩺”和戰國人名中的𠩺與𠩺字》,《出土文獻研究續集》第 120—121 頁,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先生認為可信，並指出此字上部所从爲“澗”，應是从心澗聲之愆。<sup>〔1〕</sup>按，二位先生之說可從，此字當隸定作愆，釋爲愆。

## 二、01098 客登陟鼎

此處收錄銘文拓片與 01097 銘文拓片全同，實爲 01097 器腹部銘文拓片另一剪切形式，細審銘文便可發現其拓片字形完全相同，只是 01097 放大了一些。此器銘文拓片應以《殷周金文集成》01086 號所錄爲準。<sup>〔2〕</sup>

01098 所錄器物圖像爲《安徽博物館藏青銅器》著錄 82 號鑄客鼎的圖像，非此器圖像。此器銘文刻在口沿 3 字，而《圖集》錄器物圖像可清楚看見蓋上刻有銘文 7 字。實際上此處所錄圖像爲《圖集》01770 器物的圖像。

## 三、01770 鑄客鼎

《圖集》記此器“蓋內刻有銘文 7 字”。按，此器著錄於《安徽博物館藏青銅器》82 號。其銘文 7 字刻在蓋上，非蓋內。此由器物圖像照片可知。<sup>〔3〕</sup>

## 四、02360 楚王禽志鼎

蓋銘拓片中除去“集脰”二字，其他部分與器銘拓片顛倒。此器蓋銘拓片與器銘拓片《殷周金文集成》未作詳細標注。<sup>〔4〕</sup>可參看《安徽出土金文訂補》、<sup>〔5〕</sup>《楚系金文彙編》、<sup>〔6〕</sup>《安徽壽縣朱家集出土青銅器銘文集釋》等著錄。<sup>〔7〕</sup>

〔1〕董蓮池：《金文編校補》第 156—157 頁，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 1028 頁，中華書局 2007 年。

〔3〕安徽省博物館：《安徽省博物館藏青銅器》第 164 頁，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7 年。

〔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 1464 頁。

〔5〕崔恒昇：《安徽出土金文訂補》第 37—38 頁，黃山書社 1998 年。

〔6〕劉彬微、劉長武：《楚系金文彙編》第 435 頁，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7〕程鵬萬：《安徽壽縣朱家集出土青銅器銘文集釋》第 342 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 五、05335 𩺰比簋蓋(𩺰從簋蓋)

缺著錄項,此器《殷周金文集成》收錄,見《殷周金文集成》04278 號,<sup>〔1〕</sup>應補“著錄”項。

## 六、05617 叔休盨甲、05618 叔休盨乙、05619 叔休盨丙、14482 叔休盤、14778 叔休盃

此五器爲同一人所作器,銘文所記內容亦相同,且銘文字體風格相同,器物年代當屬同一時期。其中 05617、05618、05619 號叔休盨與 14778 號叔休盃《圖集》時代標注爲“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而 14482 號叔休盤時代標注爲“春秋晚期”,時代差距甚遠,當統一。

此五器銘文首字不識,《圖集》摹寫作。此字 05617 號字迹模糊,05618、05619、14482、14778 號分別作、、、。其中 14482、14778 號拓片字迹較清晰。我們認爲此字當爲“寅”。釋讀此字的關鍵在於字形上部,其與常見金文“寅”字上部有所不同。“寅”字作、、、、、、、、等形,<sup>〔2〕</sup>我們發現、二形與形上部比較接近,尤其與上部基本相同,這爲釋讀此字提供了重要線索。我們推測此類“寅”字由最初作類形體,後在上部加兩點飾筆作,兩點又變作兩短橫筆作,進一步訛變作、形。

## 七、05653 伯梁其盨、07610 父乙爵、 12180 作父乙壺、13995 善夫吉父鐻

書中凡器物先前無著錄的,通常是列出“著錄”項,在“著錄”項中標注“未著

〔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 2611 頁。

〔2〕董蓮池:《新金文編》第 2173—2177 頁,作家出版社 2011 年。

錄”。而 05653、07610、12180、13995 號缺少“著錄”項，按全書體例，應補“著錄：未著錄”。

## 八、05898 童麗君柏簠

同墓出土此形制簠兩件，形制基本相同。蓋內頂與器內底均刻有相同字數和相同內容的銘文三行十九字。此器所錄一拓片標注爲 M1：376，實爲 M1：377 內底銘文拓片。<sup>〔1〕</sup>

## 九、06157 宋公司鋪

“□弔(叔)子”，人名。弔前一字未釋，字形作。此字下部所从爲“水”無疑，釋讀此字關鍵在於字形的上部。其上部所从爲“戠”。《說文·戈部》：“戠，絕也。一曰：田器。从从，持戈。古文讀若咸。讀若《詩》云‘攢攢女手’。”此字應隸定作“澣”，从水，戠聲。澣字異體。《說文·水部》：“澣，漬也。从水，戠聲。《爾雅》曰：泉水一見一否爲澣。”趙平安先生對此字進行了詳細討論，讀“澣”爲“濫”，認爲是由邾分化出的小國，見解精到。<sup>〔2〕</sup>

## 一〇、12447 復封壺甲(復豐壺)、 12448 復封壺乙(復豐壺)

此二器銘文相同。其中記錄賞賜內容的原釋文爲：“易(錫)之幺(玄)衣、攸(鑒)勒、車馬、衣裘、早邑、土田，返其舊人。”其中釋“幺”讀“玄”，可徑釋作“玄”。戰國文字“玄”多如此作，如 (《曾侯乙墓》126)、 (《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甲》8)、 (《殷周金文集成》11696)、 (《殷周金文集成》226)、 (《中國歷代貨幣大系·1·先秦貨幣》

〔1〕 闕緒杭主編：《鍾離君柏墓》第 59 頁，文物出版社 2013 年。

〔2〕 趙平安：《宋公圖作澣叔子鼎與濫國》，《中華文史論叢》2013 年第 3 期，第 31—36 頁。

318)、 (《中國錢幣大辭典》第一卷《先秦編》62)、 (《齊幣圖釋》442)。“早”字未識，12447 號作 、12448 號作 ，我們認為此字應為“子”字。古文字“子”字作 、、、、、、、，<sup>〔1〕</sup>與此形有相近之處。傳抄古文“子”字有作“𠂔”者，<sup>〔2〕</sup>其形體上部與此字上部同，下部橫筆有所訛變。此壺銘文寫法有些草率，此字上部的寫法可參看 、、 等字下部及  字上部的寫法。銘文中的“田”字寫得亦很草率，作  形，其中間一筆亦作穿透狀。因此，、 二字應是“子”字。戰國文字“孫”字作  (《殷周金文集成》4649)、 (《殷周金文集成 10328》)，或作  (《殷周金文集成》9686)，所从“子”旁豎畫向上拉伸穿透，與此二“子”形似。

子，讀為采。<sup>〔3〕</sup>子，古音之部精紐；采，古音之部清紐。二字古音相通。子邑，讀為采邑，封建君主賜予臣屬之食邑。《春秋·莊公元年》：“夏，單伯送王姬。”杜注：“單，采地。”孔疏：“人君賜臣以邑令采取賦稅謂之采地。”

古時爵位、職官和封邑是聯繫在一起的。呂文鬱先生認為，“齊思和說：‘蓋古者有爵者必有位，有位者必有祿，有祿者必有土。故封建、命官，其實一也。’如果爵位被奪，或官職丟失，采邑就難保了。《左傳》文公十六年公孫壽說‘棄官則族無所庇’，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說‘失官不食，官宿其業’。講的都是職官與采邑的關係。”<sup>〔4〕</sup>此壺銘文記錄聖公冊命賞賜齊太王孫復豐玄衣、鎡勒、車馬、衣裘、采邑、土田及返其舊人，可見作器者復豐之功勞顯赫。古時君王把土地封賞給臣下時，往往把其上的居民一起授予受封者，銘文中的舊人亦即復豐的被授封邑上的居民。

若此釋讀不誤，則此二壺所見“子(采)邑”一詞為目前出土文獻首見，豐富了出土文獻資料的詞彙。

## 一一、13630 父丁觥

著錄為“陝北銅”。按，此著錄不全，缺具體頁碼。此器著錄於《陝北出土青銅器》第二冊第 172—175 頁。

〔1〕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第 2145—2150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2〕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第 1473 頁，綏裝書局 2003 年。

〔3〕承蒙董珊、陳劍二位先生面告。

〔4〕呂文鬱：《西周采邑制度述略》，《歷史研究》1991 年第 3 期，第 22 頁。

## 一二、14772 史昔盃(史昔𣎵盃)

銘文第三字作,《圖集》隸定作“𣎵”。按,此字爲“衰”字。戰國楚簡“衰”字作、、、<sup>〔1〕</sup>、,<sup>〔2〕</sup>其形體與此字形基本相同。“史昔衰”爲作器者,此器當名“史昔衰盃”。

## 一三、16839 蔡侯產戟

此器《圖集》備注:“此戈與 16841 蔡侯產戈同坑出土,是一套二戈戟。”按,此備注恐有誤。一、備注中言“此戈”,而器名是爲戟,由器物本身看,器名當爲“蔡侯產戈”。二、16841 爲“許伯彪戈(無伯彪戈)”,非“蔡侯產戈”。此處 16841 應改爲 16840。

## 一四、16840 蔡侯產戟

此器《圖集》備注:“此戈與 16840 蔡侯產戈同坑出土,是一套二戈戟。”一、與 16839 同,備注中言“此戈”,而器名却爲戟,器名當爲“蔡侯產戈”,且言“16840 蔡侯產戈”,由此看器物亦當名戈。二、此戈器號即 16840,複言“與 16840 蔡侯產戈同坑出土”,由前一器物看,此處 16840 應當是指 16839。

## 一五、17616 十三矛

《圖集》謂第三字不識,摹寫作。按,第三字作,由圖片看有些模糊,但整體

〔1〕李守奎、曲冰、孫偉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第 411 頁,作家出版社 2007 年。

〔2〕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第 483 頁。

字形結構還是很清楚的。其摹寫有誤，丟失了上部的筆畫。戰國金文“年”字作 (殷周金文集成 11685)、 (殷周金文集成 11712)、 (殷周金文集成 2746)、 (殷周金文集成 9707)、 (殷周金文集成 11338)、 (殷周金文集成 11301)等形。戰國兵器矛，其上銘文凡以數字始者，皆言某年。如《圖集》收錄的 17613 廿二年、17668 元年、17669 元年、17672 廿年、17673 十三年、17674 七年、17675 七年、17676 四年、17677 十九年、17679 十二年、17680 元年、17681 五年、17682 十七年、17683 三年、17684 三年、17685 四年、17686 九年、17687 元年、17688 卅二年、17689 卅二年、17690 卅四年、17691 五年、17692 七年、17693 十一年、17694 廿三年、17700 六年、17701 二年、17702 四年、17703 二年、17704 八年，無一例外。具體數字之後為“年”字。此器第三字，亦當為“年”字，只是字形模糊，但從整體上看，還是與“年”字差別不大的。若此，此器當不能名“十三矛”。銘文“十三年”為紀年時間。

## 一六、17860 我自鑄鉞

銘文中第五字摹本作,《圖集》釋為“身”。按，此字摹本有誤。暮四郎先生曾提供此字清晰圖片作,與形同。<sup>〔1〕</sup>此字摹本當作,應從暮四郎先生釋“卒”。

## 一七、17928 用劍

此劍兩縱鑄銘文 8 字，原釋文作“□□□□自□□用”。從銘文風格上看，此劍可能是越國器。銘文作、、、、、、、。我們推測其銘文或可釋作：戊(越)王不(?)光(?),自告(造)元用。

## 一八、17934 攻吳王夫差劍(攻敵王夫差劍)

著錄信息為“未著錄”。按，《商周金文資料通鑒》18071 收此器，著錄信息為“《殷

〔1〕暮四郎：《〈文物〉2011 年第 9 期“我自鑄銅鉞”銘文補正》，簡帛網，2011 年 10 月 14 日，<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2825>。

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11636”，並在備注中說《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將此劍圖像放在《殷周金文集成》11636 下，但該劍形制、銘文字體與《殷周金文集成》11636 全形拓本完全不同，應是另一件未見著錄的攻敵王夫差劍。此器應補上著錄信息“《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11636”。

## 一九、18549 大良造庶長鞅𠂔斂(商鞅斂)

此器《圖集》銘文釋文：十七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𠂔，𠂔，爽。按，釋文後二字依《圖集》體例，當為“𠂔(雍)爽”，而不應分為二詞。與此相近的銘文辭例有：18548“十六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𠂔(雍)𠂔(革)”；18550“十九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𠂔，𠂔(釐)鄭”；18551“□□□造庶長鞅之造𠂔，𠂔(雍)驕□”。

## 二〇、15187 鍾離君柏鐘八(童麗君柏鐘)

鍾離君柏鐘同出九件紐鐘，按形制大小排序此為第八件，標本 M1：8。此器銘文中“其”字位於“行鐘”二字之後，可能是發現漏字而只好加在了後面。此著錄所錄銘文照片正確，但銘文摹本誤，其摹本實際上是同出第三件紐鐘(M1：3)銘文的摹本。其銘文拓片及摹本可參看《鍾離君柏墓》圖五五、五六，第三件紐鐘(M1：3)銘文拓片及摹本可參看《鍾離君柏墓》圖四四、四五、四六。<sup>〔1〕</sup>

## 二一、16837、16508 之用戈

二器實為同一器。曹錦炎先生指出：“援部 3 字原為重銹所掩，故劉氏《善齋吉金錄》著錄時依僅所見 3 字稱為‘永用戈’（10. 25），容庚先生初作《鳥書考》時稱‘作用戈’，重作後改稱‘之用戈’。1958 年臺北故宮博物院籌備商周青銅兵器特展，以 X 光透視，始發現援部也有 3 字，經剔銹處理援部 3 字重現，雖有殘損，但筆畫可辨。陳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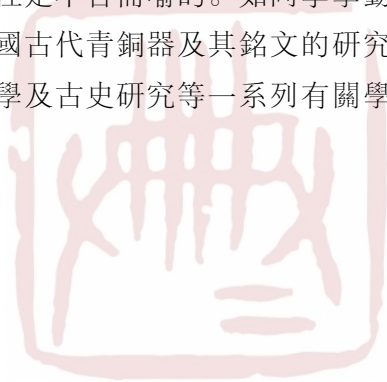
〔1〕 闕緒杭主編：《鍾離君柏墓》第 79—102 頁。

妹先生經過仔細分析對照,推測爲‘蔡侯產’3字。”〔1〕

## 二二、19263 鑄客爐

此器尺度重量爲“通鏈高 36.8、盤體高 14~14.8、腹深 6.8、口徑 33.5 釐米,重 6 公斤”。19265 號鑄客爐(集疇鏃)尺度重量爲“通鏈高 36.8、器高 14.8、口徑 33.5、腹深 6.8 釐米”。兩器尺度重量相同。此外,兩器銘文拓本亦同,19265 號應與此合併。此器現藏上海博物館。

以上是我們在閱讀中發現的一些問題。《圖集》作爲目前收錄商周金文最爲完備的工具書,其出版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同李學勤先生在序中強調的那樣,這部巨著的問世,無疑會對中國古代青銅器及其銘文的研究起到重要的推進作用,並且有裨於包括考古學、古文字學及古史研究等一系列有關學科的發展,是一項極其有價值的貢獻。



2012 年 12 月 22 日初稿

2013 年 5 月 4 日二稿

2014 年 8 月 28 日三稿

2016 年 3 月 2 日修改

附記:本文曾在“‘出土文獻的語境’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三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上宣讀,會上陳劍先生、董珊先生、張惟捷先生提出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孫合肥 淮南師範學院教育學院;清華大學  
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講師)

〔1〕曹錦炎:《鳥蟲書通考(修訂版)》第 301 頁,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4 年。